

往事悠悠

乡村夏夜

□薛立全

很久没在乡村的老家过夜了。前几年为了陪伴母亲，我搬回老家住了几年，每到夏天的夜晚，我喜欢独自一人沿村头的小路散步。时隔几十年，村庄有了很大变化，但山还是那座山，田野还是那片田野，乡村的记忆顿时鲜活起来，小时候夏季夜晚的一幕幕场景在眼前浮现。

乡村的夏季，借柳龟是绝对的舌尖美味，因此捡拾借柳龟成了夏夜里大人小孩的一大乐事。记得那时天一擦黑，我就跟在大人后面，拿着手电筒，到路边的柳树上或野外的杨树林里寻找。借柳龟出土后，一定会爬上附近的树干，手电光线对准树干上下照射，赶巧爬上树干的借柳龟暴露无遗，用手轻松取下放进随身携带的小桶里，运气好时，一个晚上可以捉到几百只。那个时候，乡村的夜晚幽暗无光，捡拾借柳龟时，山村四野光采闪烁、交相辉映，是乡间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乡村夏夜的露天电影是永远也忘不掉的幸福记忆。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电视，偶尔村里放一次电影，特别是夏季夜晚放电影，既可观热闹又可纳凉，

就觉得像过年似的，心花怒放。放电影时，村里会提前通知，所以太阳还老高时，我们小孩就抱着小板凳去占地了。放电影的地点一般在村南大桥下的河滩上，这里场地开阔，透风凉爽，为了占到好的位置，往往要顶着烈日苦苦在场地守候，期盼天黑的到来。电影放映时，我们全情投入，看到英雄人物被敌人抓住，我捶胸顿足，期待着他还能跑掉；看到坏人作恶多端，我就期盼解放军能随时出现，抓捕法办。那个时候，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等影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百看不厌，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。

夏季天长，由于中午炎热，大人一般要等太阳偏西时才下地干活，一旦到了地里，就加倍地劳作，把中午耽误的时间撵回来，所以晚上往往要很晚才收工吃饭。那个时候，家里没有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吃完晚饭，大家便会选择到户外乘凉。每到日落时分，我们小孩就从家里拿着草席或蓑衣，提前到麦收后空出来的场院里铺下占好位置，以供全家人晚上一起乘凉。等天色暗下来，大人们拿着蒲扇和枕头，陆陆续续赶来，

开始了一天中最惬意的休憩。彼时，乘凉的席子密密麻麻排满场院，大人们说着他们关心的农事，谈论着家长里短；小孩们则飞奔在场院的边边角角和乘凉人的空隙之间，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……

入夜，劳累了一天的大人早已睡去，鼾声四起，这时我也来了睡意，便“地当床天当被”，睡得舒心惬意。因为后半夜易起凉风和雾露，大人们一般在午夜时分起身回家，这个时候我睡得正香，被迫叫醒后勉强睁开睡眼，跌跌撞撞跟着父母回到家中，继续入睡。

今天的乡村与儿时已不可同日而语，村民都住上了高大的房屋，拥有了电扇和空调。我回村尽管住的是老宅，但重新装修后，也拥有了现代化的家具家电，夏季再也不用为避暑发愁，每个人在独立的单元里享受着清静和凉爽。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和美好的享受，这是时代之福！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些以往温暖的情景随时代的发展而淡化，譬如邻里亲情，譬如简单快乐，也许这就是现代生活的代价或回不去童年的遗憾吧！

琅琊放歌

失眠

□赵守卫

山岳托不起沉沉的夜
墨色河流在醒与梦之间流淌
回忆的盖被时光碾碎重组
却寻不回复盘的归路

心事层层包裹如珍珠
偶尔的回顾，槌心的痛楚
伫立岁月的彼岸看来处
熟悉的风景熟悉的人渐次远去

努力睁大双眼想让美好留驻
奈何沙漏不歇
任风吹落英缤纷如雨
沉默的山岳沉寂的海
飘忽的车笛呢喃的呓语
睁眼闭眼之间世界落寞如故

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
体悟那一抹浅淡
触手可及的白
是如此可贵的幸福

写给鸟

□薛光迅

远离城市 远离庄稼
工厂的残粮就是它的生活

抖羽，移步，平视，斜冲
把每一次转身
都当作一次优美的飞翔

告诉远方的朋友
此刻小雨在落
而雨中的鸟儿不饿

它有黑黑的眼细细的爪灰灰的羽
跟在人群身后
跳动着一颗颗炭火的心

倾诉的雨

□张艳

那么多心事
密密麻麻
串联成闪亮的珍珠
倾斜的雨，掠过慌乱的心田
赴一程水草丰美的约会

那些苦苦的期盼
那些隐隐的伤感
在五月，一切毫无着落
干涩的喉咙唱着恋恋红尘的歌
谁来轻声附和

青梅煮酒
终是错过了季节
一声一声地慨叹
等着和荒原一块返青

这是七月
一场一场的雨淋漓尽致
花枝肥硕
清池满涨
又是蛙声一片

凡人脸谱

云端上的思念

□马纪胜

姥姥离开我已经很多年了，可我依然经常想起她，想起小时候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。

小时候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，亲戚们都笑话我“外甥狗，撵不走”，我却不在意，依然天天腻在姥姥跟前，央求她给我讲故事，吃她炒的南瓜子。姥姥肚子里仿佛有无穷的故事，什么牛郎织女啦、孟姜女哭长城啦……可以说，不识字的姥姥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

我舅家姨家表兄妹很多，农忙的时候，大人们忙着去地里干活，我和表兄妹们便会被送到姥姥家。众多的孩子中，我总觉得姥姥对我最亲。

姥姥家的院子里有棵梨树，每当秋天瓜果飘香的季节，树上那个最大的梨子肯定是我的。姥姥会提前摘下来给我留着，等见到我的时候塞给我，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掉。

姥姥家离我上的小学很近，放学后

我一般不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去姥姥家转一圈儿。“姥姥我饿啦，有吃的吗？”每次进门，我都会在院子里喊上一句。“在桌子上呢！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算着你放学的点儿哩！”姥姥扒在窗户棱上往外看我。我掀起用纱布盖着的盘子，急急忙忙抓上一把温热的地瓜干，边吃边往外跑，风就是最好的调味剂。那时候感觉地瓜干粗粝难咽，可现在回忆起来，那真是足以胜却任何美味的佳肴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我小学毕业了，要到异乡继续求学。临走那天，我去跟姥姥告别，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，再三叮咛。

有一回周末放假，我到家时听母亲说起姥姥病了，便立即往她家跑。姥姥躺在炕上，脸色不大好看，她挣扎着坐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细细打量我。“学校的饭能吃饱吗？学习累吗？”她关心地问这问那。我看到姥姥苍老的样子，眼

泪不自主地要溢出眼眶，怕姥姥看到，我急忙转身用衣袖擦去。

临走时，姥姥拉着我的手不放。突然，她喊着我的乳名说：“你今晚可以跟我一起睡吗？”我没有思想准备，瞬间不知如何回答。慌乱中，我撒谎说：“俺舅让俺给大队书记捎个东西回去呢！”

“明早送不行吗？”姥姥执拗地问。

那晚，我终究没有留下来陪姥姥，这也成了我一生当中的遗憾。因为在那之后不久，姥姥便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时光如水，不经意间我已是奔五的人了。闲暇之余，我喜欢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我在老家道子沟旁开辟了一块菜园，每次坐在田园地头休息的时候，望着姥姥家的方向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老人家。“吃饱了没有？”恍惚间，那个挽着发髻的老太太依然在不远处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兔兔搬家记

□于燕华

每次课间休息时，班里的孩子们总会被隔壁班门前的小兔子所吸引，时不时地还会去喂喂它们，大家也好想养一只属于自己班的兔子呀！机会终于来了——伙房的王老师给我们班赠送了一只肥肥胖胖、油光锃亮的大黑兔，足足有八斤重，这可把孩子们乐坏了！

问题来了，这只可爱的兔子没有家，暂时住在一个塑料筐里，筐没有盖儿，兔子往外跑怎么办呢？哲宇小朋友说，他家有一个闲置的笼子，作为兔子的“家”挺合适。于是，我们很快得到了哲宇妈妈的赞助，有了装兔子的笼子，并择机举行了隆重而又热闹的搬家仪式。

“老师！能不能帮我们把兔子拿出来？”“老师您抱出来呗？”……在孩

子们迫不及待的催促声中，我刚要动手，突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——他们是大班的小朋友了，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培养一下大家的责任意识，让他们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呢？于是，我把孩子们踢给我的“球”又踢还给他们：“今天你们是饲养员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办吧！”

顿时，孩子们觉得自己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，责任心爆棚，都鼓足了劲儿，一副不成功绝不罢休的样子。子玉说：“哎呀！你赶快解开笼子！”晓晴说：“哲宇，别弄小兔子的嘴！万一让它咬着怎么办？我爸爸说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！”蒙恩抢着说：“我来！”……一阵捣鼓后，兔子搬入新家的活动仍未成功。

突然，蒙恩有点兴奋地大叫：“它

尿尿了！它尿尿了！”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挪兔子的一个小插曲引来了孩子们的一阵欢笑。

细心的子航说：“是不是我们的声音太大，把兔子吓到尿尿了！咱们轻一点！”大家再次尝试，还是没能成功。这只兔子像故意刁难大家似的，总能从大家的手里挣脱，翻滚回筐里。

古灵精怪的晓晴在旁边嘀咕：“要不揪住它的耳朵试试？”由于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没人敢尝试这个方法。我借机提示：“可以试试晓晴的提议哦！”显翔听到后，心领神会地说：“我来！”边说边动手按这个方法操作。咦！好像可以了！只见兔子没有之前那么扑腾了，于是大家继续依照此方法挪动，哇！成功了！兔子终于搬入新“家”，孩子们欢呼雀跃起来！